**苟成其私利，不顾国患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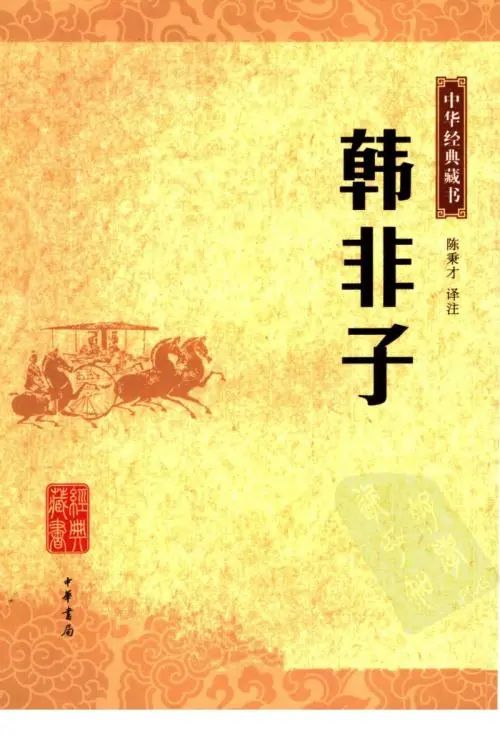
**“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”，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和我们未来看到的，不过是我们过去的重演。**

——题记

瓜友们，周末晚上好。

今天，先放下成渝篇，和岱岱一起读书。

读哪本书呢？



这本书，是韩非子的文集，法家的集大成者，很牛很牛，历史上早就有盛誉，秦始皇看了韩非子的文章后，都说：“嗟乎，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

能让吊炸天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都变成疯狂迷弟，韩非子的水平可想而知的吊炸天。

千年以来，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是外儒内法，法家为政治逻辑的内核披上儒家中国思想的外衣，这本韩非子就是解密冰山之下的那把钥匙。

当然，看韩非子要综合的看，识货的人，都是把韩非子和道德经和庄子一起看的。

韩非子被誉为得老子思想精髓最多的二人之一，另一个人为庄周。

司马迁把韩非子和老子列为一起列传，的确是深得两者的精髓。

“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。

韩子引绳墨，切事情,明事非……皆原于道德之意。”

——司马迁在《史记 \* 老子韩非列传》

岱岱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十分之高，岱岱看过西方的《君主论》，韩非子和君主论类似。

而君主论是1532年出的，那时都是我们中国明朝嘉靖年间了。《君主论》被西方评论界列为和《圣经》、《资本论》等相提并论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十部著作之一。

就是这样历史地位一本书，岱岱左手韩非子，右手君主论的比较了一下，感觉君主论也没说超过韩非子多少啊。

只能说君主论赤裸裸的揭示权力本质，对西方古典思想那种醍醐灌顶的影响太大了，所以才被提到了和圣经资本论相提并论的地步。

君主论里面很多东西，早在千年之前的韩非子里就有了。

可惜，中国传统愚民，传统意识形态对法家也不友好，导致明珠蒙尘。

在岱岱个人评价中，权谋类百家著作，**《鬼谷子》属于明显高估的，《韩非子》属于明显低估的。**

好了，简单介绍完背景后，今天，让我们聊聊韩非子里的一段话。

这段话岱岱在贸易战初期曾引用过：

**君臣之利异，故人臣莫忠，故臣利立而主利灭。**

**是以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，举外事以眩主，苟成其私利，不顾国患。**

**其说在卫人之夫妻祷祝也。故戴歇议子弟，而三桓攻昭公；公叔内齐军，而翟黄召韩兵；太宰嚭说大夫种，大成牛教申不害；司马喜告赵王，吕仓规秦、楚；宋石遗卫君书，白圭教暴谴。**

**—《韩非子  内储说下  六微第三十》**

韩非子这段话信息量很大：

“君臣之利异，故人臣莫忠，故臣利立而主利灭。”

——君主和大臣们如果利益不一致，甚至利益相反，那人臣就不会尽忠。导致两者利益博弈，如果臣下的得到利益，那君主的利益就失去了。

马克思主义说“人是社会性的动物”，这句话的确，有利益才有合作。

大部分时间里，君主和大臣，上级和下级的利益是一致是相向的，但部分时间里，两者利益不相向，有微小的差异，那就会出现上下博弈，如果利益上零和博弈，那就会出现恶性竞争。

韩非子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：

“其说在卫人之妻夫祷祝也。”

——卫国有对夫妻向神灵祷告，老婆祝祷说：“佛祖保佑我老公，让我老公炒股赚到钱，赚到五百万。”

老公听到后说：“为什么只赚这么少？你要让佛祖保佑我赚到一个亿！”

**老婆回答说：“不能让你赚到一个亿，你要赚到那么多，就要包养小三了。”**

这个堪称段子了，韩非子也是个段子手啊。

但很实在的诠释了一个事实：

**连相濡以沫的夫妻之间，都会出现利益不一致的情况，都有各自的算盘，何况关系不如夫妻的君主和臣下呢？**

这个段子完美诠释了“君臣之利异”的存在合理性。

一个好的制度，就是最大限度的保证上下利益的一致性，最大限度的弥合上下的分歧，让大家齐心协力，这样的制度就是组织力凝聚力执行力最强的制度。

当然，这是最完美的制度情况，实际的现实模型中，利益关系太复杂，君臣能做到大方向上“利益一致”就已经是很牛逼的了，就能复兴有望了。

如果君臣在大方向上都利益不一致，各个小反向上也利益关系涉及各方，动了有人叫好有人叫屈，那就落入了鲁迅的困局——**“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”**的困局。

为了引证“君臣之利异”下君臣们的选择，韩非子列举了很多例子：

“故戴歇议子弟”

楚王想让几个儿子到四周邻国去做官，戴歇说：“不行！”

“让儿子到四周邻国去做官，四周邻国一定会结好他们，公子为了谋求自己在国内的权力，也会去结好外国。他们两方都利益结合，既给了外国干涉我们内政的机会，也引爆了公子们的权力斗争，所以出这样做不利。”

这样的例子不仅出现在各国竞争上岗的公子上，大臣之间也屡见不鲜。

**“大成牛教申不害。司马喜告赵王，吕仓规秦、楚。宋石遣卫君书，白圭教暴谴。”**

司马喜是中山国君的臣子，但和赵国交好，曾经把中山国的谋略密告给赵王。

吕仓是魏王的臣子，但和秦、楚两国交好。他暗示秦、楚，让两国攻魏，以便借机请求前去讲和来提高自己的地位。

宋石是魏国的将领，卫君是楚国的将领。两国交战，宋石，卫君分别担任两国将领。宋石送信给卫君说：“双方兵力相当，双方军旗相望，希望不要交战，交战后一定不能两存。这是两国君主的事，我和您没有私仇，最好的办法是相互避开。”

白圭担任魏相，暴谴担任韩相。白圭对暴谴说：“您用韩国的力量帮助我在魏国任职，我用魏国的力量扶助您在韩国任职，我长期在魏国掌权、您长期在韩国掌权。”

一般的下级，也就是消极执行上面政策，或者贪污受贿啥的，搞一搞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”，敢利用外敌去要挟上面，这才是最高级的大臣——权臣。

当然，不是所有大臣都是野心家都，搞结交外敌这一手，还有部分人是因为利益受损。

汉初的时候，汉朝和匈奴和亲，每次都要送公主去匈奴，公主要陪送的太监照顾，可哪个太监愿意去鸟不拉屎的匈奴那啊，所以都躲着不想被选上，一个没有人脉没有关系的倒霉太监被选上了，他恨恨不平，**说你们最好不要选我去，如果选我去，我就要“冤有头债有主，出门左转找政府”。**

**老上单于初立，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，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。说不欲行，汉强使之。说曰：“必我也，为汉患者！”**

——《资治通鉴》

结果这个叫中行说的太监，还是被逼去了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，他就开始“找政府”了，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，改革匈奴政治体制，教唆单于撕毁和亲协定侵略汉朝，汉朝被一个太监弄的苦不堪言。

**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汉奸”带路党，出现了。**

因为政策利益受损，而产生强烈报复心理，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都有的。

当然，这样的例子只能出现在汉朝和匈奴对峙等时代，古代大一统后，文人不受重用或者被朝廷虐了，也就归老山林的路子，没法投靠外敌，因为都大一统了。

只有汉初有匈奴，唐末有藩镇那种内忧外患的时代，才给那些人报复社会的空间。

春秋诸侯纷起，孔子鲁国不受待见可以去巡游列国，一旦大一统了，孔子不受待见就只能空老山林。

韩愈当年上进无门的时候，就在那里哀叹：

然所以重于自进者，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，于鲁不可则去之齐，于齐不可则去之宋，之郑，之秦，之楚也。**今天下一君，四海一国，舍乎此则夷狄矣，去父母之邦矣。**故士之行道者，不得于朝，则山林而已矣。

——韩愈 《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》

所以，百家争鸣只能出现在大分裂时代，**大分裂是“百姓不幸百家幸”。**大一统时代天然要求思想统一，也天然没有思想家活跃的土壤。

思想家们虽然受益于有敌国外患的大争之世，但不喜欢这样，反而是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要打败敌国来终结这种分裂时代。

而汉奸带路党也不同了，他们受益于有敌国外患的大争之世，但他们不愿意终结这样的大争之世，这样他们才能持续利用敌国外患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损。

看看特朗普下面层出不穷的中国“带路党”言论，就可明了。

**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不同。**

参考唐末的例子，淮南名将高骈，曾大败黄巢，当时手下争着要去追杀黄巢的时候，高骈的主张是：**“狡兔死，走狗烹，留着黄巢不死。”**

就这样，黄巢淮南大败，但高骈养寇自重，放黄巢自去，黄巢南下广州，养精蓄锐后北上中原，反过来打败高骈，直取长安。

与其说唐朝死于朱温，不如说唐朝死于黄巢，与其说唐朝死于黄巢，不如说唐朝死于藩镇。

有的更精明的大臣，不仅在利益受损后会报复社会一样，在利益受到威胁时就果断出手，直接未雨绸缪。

这就是孔子见证过的鲁国三桓之乱。

鲁国有三个贵族世家，轮流坐庄把持着鲁国朝政，鲁昭公只是个空架子。

这个鲁昭公对孔子不错，孔子生儿子了，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条鲤鱼，孔子很高兴，觉得是莫大荣耀，就给儿子取名“孔鲤”。

深受世家权力架空之害的鲁昭公，要搞集权，一样主张“大局意识，核心意识”的孔子是十二分的支持。

除了知识分子阶层支持鲁昭公外，还有部分受三大世家排挤的小世家，支持鲁昭公。

鲁国当时最大的掌权家族，是季孙氏，季孙氏和小贵族世家郈（ｈòｕ）氏玩斗鸡，输惨了，大贵族就耍赖泄愤，赌博作弊，把郈氏的鸡儿按在地上摩擦，郈氏觉得受辱，我好歹也是个贵族，这样欺负我的鸡儿，跑去和鲁昭公诉苦。另一个小贵族臧昭伯家的，也和季孙氏有矛盾，站在了鲁昭公那边。

有知识分子阶层支持，有小世家支持，被架空已久的鲁昭公心思活了：**“欲去三桓，以张公室。”**

政治斗争的导火索是一场祭祀。

“国家大事，唯祭唯戎”，这天鲁昭公要举行祭祖，当要举行舞蹈奏乐时却发现自己只剩下了二佾，（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，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、规格。一佾指一列八人，八佾八列六十四人。按周礼规定，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，诸侯用六佾，卿大夫用四佾，士用二佾。）也就是16个人。

按理说鲁昭公是诸侯，应该有六佾，也就是48个人的舞蹈奏乐行列。可其他的四佾去哪了呢？被当权的季平子给调去了，季平子是鲁国大夫，可以有四佾的乐队，现在把鲁昭公的四俏也调去，正好凑足八佾，享受了一回天子的待遇，而一把手鲁昭公二佾。

这下孔子不干了，孔子直接写了张大字报向dang内最大走资派的季孙氏开炮，大字报里有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：

**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”**

——《论语·八佾》

鲁昭公也忍不下去了：**“是可忍叔不可忍，叔叔可忍，婶婶也不可忍！”**

鲁昭公直接带手下能控制的所有武装部队，杀向季孙氏的宅子，包围攻打季孙氏。

季孙氏完全没反应过来，被团团包围，岌岌可危。

鲁国三桓，季孙氏为大，这时候，其他最大的两派叔孙氏和孟孙氏，都做壁上观，没去帮同为三桓的季孙氏，也去帮鲁昭公。

**三桓平日里就勾心斗角的，其他两派看季孙氏倒霉，是巴不得呢。**

所以鲁昭公的兵力相对季孙氏有优势，攻击很顺利，胜利在望。

季孙氏慌了，话事人季平子隔着宅子的墙和鲁昭公请罪，打算投降，求鲁昭公网开一面不要杀死自己。

**季孙氏：“我愿意退出朝廷，让出权力，求大王免我一死。”**

**鲁昭公不同意：“今儿个你必须死！”**

**季孙氏：“我愿意流放外国，永不回来，恳请大王免死。”**

**鲁昭公不同意：“今儿个你必须死！”**

季孙氏没法了，苦苦支持着，鲁昭公大喜指挥进攻，今儿个你必须死。

然而，局势发生了变化。

一直在在做壁上观的其他两派，叔孙氏和孟孙氏，探听前线的情况后，大惊失色。

他们看季孙氏让步这么大，鲁昭公都不放过，都要难逃一死，不仅为自己未雨绸缪起来。

**“鲁昭公不是要打压季孙氏啊，他是要打死季孙氏啊！”**

打死季孙氏后的鲁昭公，重新获取权力后，下一个不就是收拾他们叔孙氏和孟孙氏吗？

**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：「若之何？」莫对。**

**又曰：「我，家臣也，不敢知国。凡有季氏与无，于我孰利？」**

**皆曰：「无季氏，是无叔孙氏也。」**

**鬷戾曰：「然则救诸！」**

在鲁昭公“突破政治底线”置人于死地后，叔孙氏和孟孙氏改变了原先壁上观的态度，开始加入战局。

孟氏使登西北隅，以望季氏。见叔孙氏之旌，以告。

孟氏执郈昭伯，杀之于南门之西，遂伐公徒。

鲁国平日里勾心斗角的三大权臣集团，竟然出现了空前的默契，这是鲁昭公原先根本没预料到的事。

鲁昭公在孔子等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下，在中小贵族世家的支持下，利用三桓内部的矛盾，拉一派打一派，获得了大好的局面。

然而，鲁昭公玩脱了，他被来的太快的胜利局面冲昏了头，对季孙氏“必杀之”，其置之死地的做法让原本壁上观的两派改变态度。

**不审势即宽严皆误**

**后来治蜀要深思”**

最终，**三桓结成“反法联盟”**，将本来胜券在握的鲁昭公打败了，鲁昭公不得不外逃国外，成了流亡政府。

鲁国正式落入了三桓手里。

孔子眼看这一切，却无法力挽狂澜，徒呼奈何，最终在三桓的排挤下，志向不得伸，出游列国。

今天文章不长，逻辑很清晰：

1、君臣之利异

人心散了，队伍就不好带了。

“触及利益，比触及灵魂还难。”

2、敌国外患是内忧最好的催化剂和助推剂

内忧，总是引来外患。

内忧，总是恶化外患。

岱岱有诗曰：

**要知自古治夷处，不在边关在朝堂。**

**殷血清泪不及拭，翘首望向太平洋。**

3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，把朋友搞得多多的。

拉一派打一派是最性价比最高的手段，但有时需要审时度势，该斩草除根的时候就斩草除根，该温水青蛙的时候就温水青蛙，不能给有内部矛盾的敌人形成反法联盟的机会。

古人曰：

**不审势即宽严皆误**

**后来治蜀要深思**

三者逻辑贯通，就有了这样一句话：

**是以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，举外事以眩主，苟成其私利，不顾国患。**

“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”，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和我们未来看到的，不过是我们过去的重演。

通过历史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

我们看到了，**明天。**